

滦南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目 录

- 蔡勇为传略 张芬、王义军 (1)
忆赵珂 赵恩德 (7)
建树于滦南县教育事业的鲁大树同志
..... 常万久、张芬 (12)
项来慧传 滦南县文教局 (16)
滦县志总修张凤翔 王义军 (19)
一位民国年间的县长——王希桢
..... 王义军 (24)
一位建树东北军的滦南人——杨宇霆将军
..... 张芬 (29)
倡导新学的周曜先生 张芬 (36)
法本和尚 杨树人 (40)
墨香传家，代代执教 张芬 (44)
滦南县迁民的故乡——山西山后陆州小考
..... 王义军 (47)
滦南县出土货币考略 李宝才 (57)
倴城古城考释 张竹林、王义军 (81)
六十年前的倴城 王守谦 (88)
评剧足迹遍及东北 杨树人 (91)

蔡勇为传略

1943年6月，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在北宁（今京山）路南建立了一个县级人民政权丰（润）滦（滦县）办事处，后改称丰滦联合县。这就是滦南县的前身，蔡勇为任第一任县长。

蔡勇为（1911—1985），原名蔡振鹤，又名任之，字名皋。河北省滦南县侯各庄乡连北店村人，满族。

1925年，蔡勇为在乐亭县范庄小学毕业，因聪颖好学，成绩优良，被田文波老师留校帮教。其间，他结识了田老师的三弟、共产党员田砚农。田砚农经常向蔡勇为等进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并推荐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让他们阅读，在田砚农的影响下，蔡勇为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去乐亭县城参加打倒土豪劣绅朱绍文和抵制日货的学生示威游行。

后来，他先后在连北店、杜林、大杨庄等地任小学教员。他经常与本村要好的同学汤德

龙一起，破除迷信，机智勇敢地与封建势力作斗争。有一年大旱，群众敲锣打鼓到关帝庙去求雨，他俩就夹在人群中小声宣传求神拜佛不会下雨的科学道理。还有一年春节群众都到关帝庙烧香上供，祈祷神灵保佑，消灾灭祸，发财多福。乘人多之机，蔡勇为猛敲铁磬，捋着关公爷的五绺长髯大声说：“关老爷是泥做的，决不会显圣保佑咱们穷人的，大家年年烧香上供，不是照样受穷吗？”说得大家点头称是。村里有几户财主，经常借婚丧嫁娶之机让老百姓凑份子（摊钱），吃庄害户。对此，蔡勇为十分气愤，便写了一张揭露讥讽地主老财的告示，签名“900”。这些土霸王不认识外文，以为是什么有来头的人写的，便收敛了许多，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38年7月，蔡勇为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暴动受挫后，他仍以教书为掩护做地下革命工作。经常借家访之机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经过他反复地宣传教育，本村开明士绅汤玉书一家积极靠近共产党，支持抗日活动。1940年秋，蔡勇为把党的地下工作者田自修安排在汤玉书家食宿，利用汤的社会

地位开展抗日工作。当年冬天，田自修、蔡勇为把隐居在北平（北京）大学周作人那里的李大钊女儿李炎华、女婿侯绍文接到汤家居住。因为汤玉书与连北店巡警局的警官交情深厚，这些人住在他家不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此后，侯绍文、田自修、蔡勇为、汤德龙等经常去乐亭、滦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41年5月，由于叛徒告密，日本侵略军带领汉奸、特务搞了一次大搜捕，党的地下工作者李冲霄、李汉生、张莘田、汤德龙、史国华、田佩兰等人被捕。蔡勇为、田自修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将李炎华、侯绍文转移出去，并到路北找李远昌汇报。

1942年2月，蔡勇为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受李远昌派遣回路南开辟抗日根据地，驻路南办事处三总区区长，杨远任区委书记。1943年6月，在路南办事处三、四总区（今滦南县辖区）的基础上建立丰（润）滦（县）办事处，后改称丰滦联合县，蔡勇为任县长。1944年7月，调任滦（县）卢（龙）联合县（今滦县）县长。在此期间，他带领全县（区）人民积极进行抗日活动，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广泛争取各界人士，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共同抗日。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采取夜间突袭掏窝的方式坚决打击镇压。在他带领下，抗日队伍打垮了连北店巡警局，迫使敌人龟缩到倴城，开辟了良好的抗日环境。他还经常利用被争取过来的伪乡、保长，开展“反征粮”活动。敌人来派粮，就想方设法晚缴、少缴或不缴，并及时将收上来的粮食、鞋袜等坚壁起来，支援抗日队伍。1943年，日本侵略军为了镇压路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滦县至各镇之间修筑了公路，架上了电话线，蔡勇为组织全县军民，一夜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倒了所有电线杆，烧毁了王土大桥，挖断了公路，使敌人惶惶不知所措。

1945年9月，蔡勇为调冀热辽区第十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5年12日改称冀东区行署第十七专署，1946年5月18日十七专署改为第十三专署），先后任财政科长、秘书主任、银行行长、粮食局长等职。其间，他根据工作需要，穿起了长袍马褂，在倴城当上了得胜利商店的经理，明为经营日杂、百货、粮食、烟酒的商人，实为为全国解放积累经济

实力的共产党的干部。到国民党全部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路南解放区时才撤离倴城。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关时，蔡勇为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大军直抵京津唐战场减少了后顾之忧。

1949年蔡勇为随军南下广西。全国解放后历任玉林专署副专员、代理专员、桂西壮族自治区财委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长、水电厅长、党组书记，自治区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委副主任，自治区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顾问等职。曾先后当选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和自治区第二、三、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多年来，他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革命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他长期担任广西水电部门和农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负责。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业务知识，埋头苦干，为创建广西的水电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

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对党的忠诚始终不渝，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严以律己，保持革命晚节。病重时，曾提出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1985年7月19日在南宁逝世，终年74岁。

张 芬
王义军

忆 赵 珂

人们一提起当年我冀东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独立九团进军热河地区时我就想起赵珂。赵珂原籍深南县柏各庄人。入伍前是稻地农场党支部书记，参军后在独立九团三营营部任伙食班班长，在营部党支部兼任治保委员。营部五十二人，属他的年龄最大，——五十八岁。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团奉命破坏京山铁路线，截断国民党的交通，我团由张庄车站至安山车站之间来个铁道大翻身，烧道木，挖壕沟。后来奉命进军热河，我们从卢龙直奔迁安，山区的道路与我们平原不一样，除了上山就是下岭，石头又多，战士们脚上都打了泡，一到宿营地，赵珂带着炊事员做好饭，他就到班里告诉大家洗脚。（除勤杂管理政治干部外只有两个半班，通讯班、侦察班、护士半个班）。炊事员在长途行军中最累最苦，其他人到宿营地可以休息，炊事员要做饭菜，赵珂除带头工作外，吃完饭给炊事员端水洗脚，用头发给炊事员挑脚上磨出的泡，炊事员们一看

老班长这么大岁数还伺候他们，有困难就克服，有点病上点火的也不向班长讲，坚持工作，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班长的行动感动了他们。

一天，我们行军走进迁安县的建昌营不远，我口渴，拿出磁碗舀了碗山泉水就喝了，走出不到三里，我前心与后背跟针扎一样，赵珂走过来问：“小文书怎么了”。我说明情况，医助过来给我听了听，又叫我吃了止痛药，还是不管事，葛富副教导员传话，叫我骑他的马，我骑上马一走，疼的我更厉害，赵珂说：小文书是不是起了当地的“羊毛疔”，我听当地老百姓说，外地人喝了此地山泉水得此病，当时副营长李百顺、尚武命令通讯班长李永明，调济员小王和一名马夫陪我到营子里找老乡去治，并告诉通讯班长当晚的宿营地点，并叫马夫也背一支枪以防不测。小王和通讯班长架着我找到了营子，进了一家老乡的院子里，说明了情况，一个老太太式的来了，她拿着红头洋火（火柴）剪子、针锥子，她用洋火头向我前胸摁了几处地方说：“这是羊毛疔”。她又反复用洋火头在我胸前摁，摁下肉皮起不来的，便用针锥子剜，剜出来的象一根白羊毛，老大娘在前胸挖出

来八根，然后用剪子剪下来，又从后胸挖出来七根用剪子剪下来，挖前边的我不觉疼，后胸挖第六根、第七根时我觉得疼了。大娘坐在炕沿上说：“起羊毛疔一天一宿不挑出来死人，快的十个钟头死人，这个小同志起的羊毛疔就老了，用剪子才能剪下来，再呆一顿饭工夫就坏了”。我和通讯班长向大娘道了谢，一路上我们议论起赵珂的话——小文书是不是起了当地的“羊毛疔”。赵珂什么事都留心，什么话当地老乡都告诉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我独立九团拂晓攻入了国民党占领的滦平县城（安丘营子），滦平县城是当时承德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国民党用一个师的兵力把守此城，我团是主攻，其他兄弟部队援助我们，或阻截其他地方国民党部队来援，先是在城内巷道，天亮后使用了部分重武器，太阳出来后，我们已将敌人追赶到滦河北岸，大约是下午一点，我感冒发高烧，也要到前线指挥部顶着，因为我们书记（就等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或秘书）去八连当指导员去了，此项工作由我代理，李营长说：先撤走炊事员和勤杂人员，让我负责将全营五十二名挂花

的战士转移走，并押送俘虏过来的五十七名国民党兵，当时我去找赵珂班长商量，叫他出主意想办法。赵珂说：“我的意见，战斗这么激烈，前方战士都下不来，咱找抬担架的得一百多人，又需找门板、杆子、绳子，三个钟头也准备不齐，不如叫俘虏背伤员，把四十五支大枪栓卸下来我背着，让每个俘虏背个伤员，其余枪也让俘虏背着，分六个组，我押十个背伤员的俘虏走在前，你押三个背伤员的俘虏和四个背枪的国民党兵押后，用四个好腿脚的炊事员各押十个。一个炊事员赶着四轮的马车”。当时炊事班共六个人。我听了这个主意很好，便立即对俘虏讲话：“国民党弟兄们，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但必须老老实实听我们的话，今天叫你们每人背一个伤员一条枪，谁表现的好，我们宽大，以后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参军的我们欢迎，但反抗的给以处决……”。

我们六个组拉个距离向村外转移，我们刚出城走到一片开阔地带，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们周围噗噗地落下。通过平阔地后就登上了山间崎岖小路。

大约深夜一点多钟，我们安全的把伤员背到目的地，俘虏一个也未跑掉，营长来了表扬我的任务完成的很好，我说：“营长，大功应是赵珂。是我听了他出的主意”。赵珂笑了，他的豁子咀也露出来了，他头上的皱纹更多更深了，我觉得赵珂的个子又高了，身体却消瘦了。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矿 赵恩德

建树于滦南县教育事业的鲁大树同志

鲁大树，原名鲁际瑞，原籍滦县南关人。参加工作后，在滦南县桑园村落户。滦县县师二年肄业，一九四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六月参加工作，在路南政治学校学习半年，在丰滦县政府见习半年后，即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开始，在滦南县八区区公所任教育助理。一年后，到滦南县教育科工作，一九四九年任教育科副科长。一九五〇年任滦南县初级师范学校副校长。一九五二年后，调任迁安中学、车轴山中学、胥各庄中学校长。一九六五年退休。一九六六年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鲁大树同志一生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特别在滦南县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大有建树。

刚刚解放的滦南县，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经济翻身后迫切希望文化翻身的要求，制定了发展教育计划。但要办教育，首先是教师不足，

要尽快解决师资，就得先办师范学校。而滦南县又没有中等学校，这一年又遇上特大洪水涝灾，既无基础，又无经费，要办师范，困难重重，可又非办不可。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地落在了鲁大树同志肩上。于是，他与教育科的同志们反复讨论酝酿，从急需、速成出发。决定先办一个“滦南县短期师资培训班。”学期半年。招收五十名学员，毕业后，分配在县内做小学教师，为办这个班，鲁大树同志参加了紧张的筹备组建工作。他借用实验小学校舍一部，做教室、宿舍；选配了教师；购置了简单设备；指导了招生工作。短期师资培训班，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正式开学，它就是滦南县中等教育的雏形。

经唐山专员公署批准，一九五〇年一月，滦南县短期师资培训班，改为三年制的滦南县初级师范学校；同时，委任鲁大树同志为副校长。（当时，中等学校均由专署直接领导，校长由各县教育科长兼任，学校的全面工作，由专职副校长负责）

三十七岁的鲁大树同志，是老区教育工作者，在战争年代，就树立了教育服务于政治、

军事、生产的革命思想。全国解放后，国家需要建设，建设需要人才，他决心办好涞南县的中等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到涞南县初级师范任职的三年，是他艰苦创业的三年，也是他为涞南县中等教育发展奠基的三年。

他一到任，首先遇到的是：借用小学的房子要归还；已发展为四个班、二十多名教职员上课、办公、食宿问题，都亟待解决。经请示县政府，决定：把两家逃亡地主的宅院和一家旧烧锅（商号）做校址；拨十三万斤小米，做全年的教育经费。

这三所房舍，被国民党撤退时烧毁，院内坍塌的废砖乱瓦堆了满地，野草丛生，简直是废墟一片，要清理这样的院落，得花一定气力，让人望而生畏。而鲁大树同志凭着他对党的一颗忠心，有尽快开拓我县中等教育事业的一腔热血，不畏艰苦，迎难而上。他到校后，马上会同有关人员，进行实地勘测、规划，亲自与泥木工匠定立合同，亲到现场监督指挥。为了解决运力，增加收入。在他的指导下，搞起了勤工俭学，学校买了骡子，拴了大车，搞起了校外运输，校内，复修了石碾，搞起了高

粮米加工，既解决了师生伙食用粮，又增加了收入，用其中一部分款项，购买了图书资料、标本、挂图和急需的理化实验仪器，他还号召师生，继续劳动建校。从瓦砾中，清出旧砖，垒了六十丈长的围墙，盖了十间宿舍，剩下的破砖旧瓦，堆了一座高五米，约二万立方米的土山，清理了垃圾，美化了校园。又在1500平方米的校院内，普遍铺盖了二尺厚的好土，开出了长100米，宽60米的操场一块。经过平整，三舍连成一院，围以院墙，拓出了主、甬道，两侧栽种了柏树、垂柳。四个多月的建校劳动，使滦南县初级师范学校初具规模。它为滦南教育事业培养出不少教师，到一九五三年与后建的滦南县初级中学合并为滦南中学。五八年扩收高中班，成了完全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滦南一中。如今，一中的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鳞次栉比，每年为国家输送不少人才。纵观我县教育史，鲁大树同志是大有建树的。时至今日，他已作古，仅撰此文，以寄托对他的哀思，也是对滦南教育发展史的有力见证。

常万久
张芬